乾隆辛未年鐫

至聖編年世紀

嘉定李松亭
古歙黃虞峰
輯

亦政堂藏板







至聖編年世紀序

人莫大乎敬天尊祖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奉若不違享嘗不輟況聖祖之與天為一者乎夫以天



縱之聖天生之德紹往開來垂教萬世俾後之為帝王卿大夫士庶者以其道治天下而天下無弗治以其道齊家而家無弗齊以其道脩身而

身無弗脩是以炎漢以來帝
王之尊崇之者有加靡已或
祀太牢而封奉嗣或立學校
而設官爵或召族人而饗弟
子或屈萬乘而臨敝里或立

禮罷而飾塚廟至如謚號衮
冕門戟樂舞桓圭章服愈久
而愈盛至於今而尊崇之典
超越前代亘古未有學士大
夫之尊崇之者世遠益多及

門弟子宰予曰賢於堯舜遠
子貢曰生民未有有若曰出
類拔萃迨殁而集魯齊二論
家語等書曾子作孝經大學
此弟子之尊師也自後三世

祖子思作中庸九世祖子魚著孔叢子十一世祖子國作論語訓解尚書孝經傳二十世祖文舉著書二十五卷三十二世祖仲達撰定五經正

義餘如祖庭廣記素王世紀
東家雜記孔庭纂要孔子編
年孔氏實錄諸書無非子孫
之尊崇
聖祖以闡明大道也自魯哀公

作誄以稱之而龍門史有世家之紀於是諸子百家莫不尊之而著述益多然著述多而傳聞不一記載互異者有之意見各别附會誣詆者有

之其於
聖祖無傷也當時即有叔孫武
叔之毀而端木氏以為自絕
不知量況扵後之人哉後之
人著述雖多俱分見各出而

不能僉載如司馬遷之世家
王肅之紀年洪興祖之年譜
止
聖祖一世而不及後世黃恭之
之家狀四十二代而止闕里

世系續編四十九代而止史
記弟子列傳鄭玄弟子目録
止載及門而不及乎他未有
如
至聖編年世紀一書自生以至

發自一世以至今無不備載而諸弟子亦無不附載於其中也是書也作之者誰江左吳嚶李君新安古歙黃君也李君名灼號松亭曾纂修古

今圖書集成得遍覽羣書黃
君名晟號曉峰幼列黌宮蒐
羅典籍與李君為同門友殫
数十年之精力閱萬千卷之
篇章丹鉛甲乙手不停批始

得以輯成壬戌歲予先府君石門公在時郵至數卷祈作序付梓展卷欣然欵授剞劂因尚未全不果戊辰夏李君攜其全稿抵闕里予見之喜

甚予雖冲齡恐不克負荷敢
不繼厥志乎乃不獨予喜而
我族之凡為子孫者見之無
不躍然欲成其書且不獨我
孔氏之人欲成其書我知天

下之人凡讀
至聖之書者見之亦無不樂成
此書也何也以天下莫不尊
至聖也夫古今之尊
至聖者帝王之褒崇與士庶之

景仰雖其事不同而其心一也安得謂著書者其尊敬之心獨有異乎昔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中庸曰聖人之道峻極于

天後之褒崇者曰配天曰參天曰同天則聖祖即天也故曰與天為一是尊祖即敬天也天下後世之人有不尊祖敬天者哉而況

於子孫乎是為序

旹

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七月

望後七十一代孫襲封衍聖

公孔昭煥謹序於闕里承訓

堂

後序

至聖編年世紀何爲而作也哉余于甲午應試北
闈丙申遴入
內廷纂修古今圖書集成是書爲卷有萬爲部六千
一百有十爲典三十有二爲彙編者六凡日月
星辰山川河海帝王士庶禽蟲草木經籍學行
兵農禮樂以及器用什物無不備載而獨于學
行典之聖人部中不載
至聖私心訝焉因與同事諸人詢諸館師此遺志

乎抑別有意乎曰

至聖出類拔萃不得與羣聖同列當自爲一部各

唯唯而退至癸卯書將竣公事之暇即于凡書

中見有一言一行遂錄之漸而成帙廹數年積

成數卷然止生前未及歿後也及至維揚晤同

門友黃曉峰以所編稿相質乃有同志欲成此

書遂出家中所藏典籍經傳與二十二史及兩

語諸子百家共相考訂條分縷晰編于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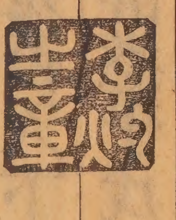
年之內輯于七十一代之中雖不能無遺然亦

略見大槪雖不能皆當然亦揆時度理但不無
聖漏耳至于辨論之是否天下後世自有定評
又以邇年之事不能詳悉于戊辰春持稿抵曲
阜詣公府將家譜盛典詳加校對更以近事載
入錄成二十四卷授諸梨棗將見是書告竣不
脛而走海內之士一展卷而
至聖之生平歷歷如在目前不啻親炙函丈追隨
于杏壇闕里不啻身履廟林目覩乎宮墻禮器
不啻神遊往代親接乎聖裔諸公豈不甚快豈

不甚便乎是則予與曉峰之意也至于將來續
輯是所望于後之學者也

時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五月中浣江左吳⿰目翏六十
九齡私淑弟子李　灼松亭沐手敬序於藜暉
堂





後序

古今之聖人至

孔子而造其極帝王之重道迨

聖朝而蔑以加則一介庸愚又何能窺測

至聖之高深頌揚

帝德于萬一哉予幼讀詩書即思纂集

至聖之實跡以質諸世顧其間始終本末散見于經史百家者記載各殊傳信之中不無傳疑每欲博採羣書廣稽典籍編輯成書以示閱者自

禱尼以至夢楹由周秦以迄

昭代凡

至聖生平歷朝典禮展卷瞭然豈非好古者所深

快哉余久懷斯念欲得同志者與共編摩嘉定

松亭李君同學友也曩遊京師應茂才辟預修

古今圖書集成得縱觀中秘藏書于公事之暇

輒詳考

至聖之言行與歷代之崇儒越今廿有餘年積而

成帙携稿來邗就余商確余夙有斯志因相與

校訂互爲參酌刪繁補缺凡
至聖一生之事與累朝百王之典無不按其年月
悉爲備載又以戊辰歲
今上東巡
謁廟大典尚未纂入松亭復至闕里再過廟庭覲
龍章之璀璨瞻
宸翰之輝煌謹敬紀載用光盛典輯成十二冊分爲
二十四卷爰付剞劂以公諸世冀高明博雅考
訂示政尤余與松亭所厚望也是爲序

旨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仲夏月新安歙西黃 晟

曉峯氏沐手敬識于亦政堂

孔子生日說

古今稱孔子之生日者各以其見書之而卒無畫一之說於是後之遵成說者亦各以所見遵之而卒無畫一之守不知公穀與史遷俱無悞也其文各異而其實則一人之議論辨駁者止就其文論之則遵公穀者必盈篇纍牘以辨史記之悞似是矣如宋濂之生年月辨非不明確而公穀又年同而月異且年歲不合遵史遷者必援引攷証以辨公穀之悞似是矣如羅泌之生日論誠爲確當而於所以不符之故未

曾明言實指是以二千五百年來雖若有定而猶有岐牆疑似之見也蓋春秋魯史之舊名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以寓王法非顯示褒貶故經必有傳程子謂經不通求之傳蓋有旨也杜預曰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又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不直書其事以錯文見義當有事同文異者孔子始生魯史所不書豈自紀其生之年於經決無是理則所書者公穀尊其師而書之非春秋之本文故其書法各有意見而不同公穀受於卜商豈有不知年月又同時而書年書月

不同者何哉公羊書襄公二十有一年者懷妊之年
非誕生之年十有一月謂懷妊十一月書庚子生者
謂有日可以表月十一月無庚子也穀梁書年日與
公羊同獨未書懷妊之月耳史遷爲古今良史其書
年月豈無考據書襄公二十二年者誕生之年也世
家云叔梁紇與顏氏禱於尼邱得孔子是隱繫懷妊
之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庚子孔子生是顯
紀誕生之年月日也乃不明指其所書之微義而徒
就其文而論之則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終無一

定之說所謂各以其見書之而無晝一之說也羅泌宋濂諸子各遵成說而後人卒無晝一之守也若明其爲懷妊誕生之年則公穀與史遷無不同而年月歲月亦無不同矣其餘則辨之者詳而悉矣余不復贅焉

江左吳曌李　灼謹識

孔門出妻辨

或問於余曰孔門三世出妻不但世人傳語而見於汲古閣家語後序又見於禮記檀弓之注子獨辨其無豈書不可盡信耶抑別有說耶余應之曰書固不可盡信不然何以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孟子早已辨之亦夫人而知之矣人既知之而復信之者何哉因不獨見於後序而并見於檀弓之注也人以禮記為五經之一注必無悞而不知解之者竟有悞也古人之著書立說各有專家其文詞不同於後

世淺近之言其旨深其義微其文奧當以意逆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有以一字而幾解者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一可字而不作一解予有亂臣十人與關雎之亂同一亂字而各有一解如此之類經史之中不勝枚舉則知解經者必當揆情度理曲體其義以解之始爲確論如檀弓之注則不能無惧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注云子思之出妻非也殆子思之妾故不喪妾無治喪之禮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先君子謂大聖也出生也出母生母也聖父

既娶施氏又娶妾遂稱顏氏爲生母非問伯魚也所以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謂聖人能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耳汚猶殺也妾不爲妻庶子以嫡母爲母故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生母自子思始言大聖猶喪生母也解禮者竟謂子思出妻則自子思始者將謂後世皆出妻豈不謬甚乎夫出妻非常有之事子思而如此其何以爲聖乎昔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欲黜其妻子思曰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

然非妻之罪文子遂留妻他人出妻猶止之豈躬自
蹈之乎吾是以謂子思未嘗出妻也伯魚之母死期
而猶哭夫子曰其甚也非禮也盖古者父在爲母期
既葬則卒哭大夫三月而葬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
所以嘆其甚禮以得中爲貴過猶不及所以曰非禮
解禮者謂伯魚之母出而死謬甚矣夫伯魚之母即
聖配亓官氏聖人十九而娶六十六歲而卒闕里志
及家語紀年等書載之甚明何竟未之考耶況聖人
人倫之至豈有出妻之事豈有既出而追封鄆國夫

人之理如此悞注所當亟宜改正者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蓋子思仕於衛迎養其母于衛子思歸祭于廟死而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庶衆也氏子也衆子之母何為哭于孔子之廟注禮者謂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悞謬之極夫伯魚卒聖人已六十九歲伯魚五十歲其妻亦幾五十矣况子思生已十歲天下豈有身自七旬止有一子五旬而卒媳亦將五旬孫止一人年僅十齡卽庸常之人必不

嫁其子之妻而况於聖人乎且子思之母死于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如果出則雖有時有財亦不當行何禮之可觀此之不知何以爲聖人之後余故曰出妻之說無是理無是情無是事也焉得不辨或曰然

江左吳𪰛李　灼謹識

增祀孔璇論

嘗謂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自漢唐以迨元明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　朝聖聖相承有加無已至矣極矣蔑以加矣而從祀諸賢經累朝論定近又復祀增祀殆無遺議獨孔璇議不增祀此實一時之悞未可爲萬世之定評我儒非有議禮之責誠以祀典攸關爲人心斯道所係不得不爲詳辨以俻禮官之採擇攷孔璇載在家語弟子解與叔仲會合傳原係正文非附見于注寔有其人載在弟子之列也按史

記弟子列傳自顏回及公孫龍顯有年名受業聞見
于書傳者三十五人其無年有名不見書傳者冉季
至公孫藏四十二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
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謂家語數同
王鏊古本家語謂夫子七十五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是遺二人也馬端臨謂王肅家語止七十六人是遺
一人也究之家語不鈌乃昔之議者不論家語有而
史記無家語無而史記有者俱已增復而獨孔璇無
容增祀何哉夫以林放蘧瑗爲見文翁石室圖當日

必非無據且即非弟子與孔子同時親炙聖人之休光而復從祀則孔璇見於家語弟子解豈反無據且少孔子五十歲與叔仲會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非弟子而何則不但與孔子同時親炙休光者可比矣又曰果有其人何以正文不載於弟子之列今現載於家語弟子解豈無其人乎此非正文乎此非弟子之列乎非弟子而同時親炙者可復祀豈弟子而執筆記事者反不可增祀乎又秦冉顏何以家語不載而罷祀今以顏之推家

訓賢髙贊俱稱八人去顔何止七人矣宜復祀孔門弟子當以家語弟子解爲主乃以不載於家語者止據顔氏家訓八人之數不可缺而復祀豈家語七十七人之數反可少一人乎豈侍左右而執筆記事者反可不增祀乎又曰史記載秦冉字開既著其姓名復標其字是必實有其人矣亦復從祀孔璇不但著其姓名標其年歲并載其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又載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哉又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

也習慣若自然也則與僅著姓字者有間矣且僅著
姓字而從祀者有矣不載他書而從祀者有矣乃祀
彼而遺此何哉又縣亶之罷祀以史記不載但有鄡
單之名而家語無之因以單亶同音定爲一人乃祀
鄡單而去縣亶今復祀縣亶是從家語不從史記也
何孔璇寔載于家語而不增祀又牧皮見於孟子趙
岐注云與琴張曾皙皆事孔子學者也是牧皮爲聖
門高弟無疑允宜從祀夫牧皮並不載於家語弟子
解止見于孟子趙岐注今已增祀則孔璇卽見于家

語注亦當增祀況見于正文弟子之列乎牧皮與琴
張曾皙皆事孔子學者也是爲聖門高弟允宜從祀
孔璇與叔仲會迭侍夫子左右執筆記事獨非聖門
高弟乎況孔子所謂七十七人皆異能之士乃祀典
不及允宜增入今幸覩禮樂昌明之會議論無諱之
朝若不及時辨正後復何冀某以一介寒微竊覩
追崇孔子之典屢益於累代而從祀聖門之弟子獨
缺于孔璇不無有慨于中及抵闕里仰瞻廟貌徘徊
廊廡私心遥遥怦怦如有所失敬按肝腑一得之見

遂忘草野迂腐之愚伏望當代禮官館閣大臣會議
定尊增祀聖廟庶聖德益隆斯道益顯不勝幸甚

江左吳嘐李　灼謹識

至聖編年世紀凡例

一是書與諸書不同因 至聖與諸聖不同蓋諸聖之事止及于生前而 至聖則身後無窮生前之記載不一必合以觀之始可集其大成身後而時移世異不編以紀之何以傳于久遠故自誕生以至沒年彙群書而輯其全由周秦而迄 昭代按歷朝以記其事自此億萬斯年世世相承垂于無旣矣

一是書不稱孔子者以古之先聖先師周公顏子

迭爲互作故加姓以别之今　至聖之稱定于一尊更無可移則不復稱姓正所以尊師曰編年又曰世紀者以事之有年可攷者則列其年號間有無年可稽者但論其世載于一代之中庶無罣漏不然二千五百年之事安能歷舉其大綱七十一代之中何由不失乎一二哉

一是書倣朱子綱目之體事有年月可紀者用編年立書法于前次以經史詳錄于後及身者以天王之年號干支與聖庚爲綱而以左史兩語

諸書爲目身後者以歷代帝王之年月恩典爲綱而以諸書之事爲目無則缺之有一年而一事者有一年而數事者俱列于綱中有一事而止見一書者有一事而分見各書者則列經史于前以子集叅錄于後以四部爲序間有不分者以事之先後爲次庶一事之始末展卷可知一時之異同錯綜可得以經傳之純正者錄于前即有議論偏駁及寄寓譬託之詞亦並列之以備叅攷下有評按以辨其是非謬誤以俟後

學之採擇非以此爲正論不敢刪去亦不敢以愚按爲定評也

一是書有正傳有附錄詩賦文詞有作正傳有作附錄綱標此事而即賦其事則以詩文爲目綱非此事而類推旁及則以詩文爲附諸弟子與夫子相得益彰皆有扶翼聖道之功故言行不錄無以見其生平司遷列傳畧而不詳今採兩語及散見于諸書者以補之益以互相發明而附錄之中又有別錄亦以資學者之觀覽云

一是書無不備載而獨遺圖像者非畧也自文翁畫像以後若司寇憑几小影聖跡圖歷代俱有而茲缺焉因像設而展卷之際不能誠敬反爲褻瀆是亦易木主之意故止載書而不載像然觀其說而圖亦無不瞭然于目矣

一是書每節必注見某書者見言之有徵而可信即有辨論處必考某書何如云彼此相較方知有誤非敢以臆見評斷如殯于五父不知父墓腰絰與饗書之誤謬者前人已有辨至孔門三

世出妻並不見于他書起于家語之後序誤解檀弓之文孔璇未嘗從祀實爲缺典錯看家語之記載顏子之生年死月史記索隱亦不能明確仲由諸弟子之生年闕里志年譜亦多差錯彙群書而叅考不無此是彼非集衆論以較評自可取同而舍異採擇諸書折衷其當不得不辨者餘俱類此是乃編輯之微忱無知妄作願以質之當代之 大人先生賜加教政則愚蒙可告無罪矣

至聖編年世紀總目錄

第五卷
三十五歲至三十八歲
第六卷
三十九歲至四十六歲
第七卷
四十七歲至四十八歲
第八卷
四十九歲至五十一歲
第九卷

至聖編年世紀總目錄終

至聖編年世紀第一册目錄

卷之一

八歲在魯　三則　弟子冉耕生

九歲在魯　二則

十歲在魯　四則　弟子仲由生

卷之二

十一歲在魯　二則

十二歲在魯　三則　弟子漆雕開生

十三歲在魯　三則

十四歲在魯　一則

十五歲在魯　三則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一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仝輯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仝校
男黃爲葵篘圃

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一歲

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魯昌平鄉陬邑見論語史記世家

羅泌路史孔子生日論云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重輕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于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横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署爲之識庸何傷子曩繹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毎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格珞琭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

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
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歷其
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
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
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
後葢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
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
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
王之二十年然歲在已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

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
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
及祖庭廣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
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
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
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宋
濂孔子生年月辯或有問于濂者曰孔子之生
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
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

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
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年經云
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
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
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
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
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註左氏
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
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葢以周

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之八月二十一日焉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

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槪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

必不苟且草率以徒文具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羊穀梁其世世代去孔子之時又爲甚近以故考圖按跡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古今良史但其時又後於穀梁公羊二百有餘歲矣故其圖缺跡遠言則無徵乎爾卽是而知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爲的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之月吾正當從穀梁氏也且註

家謂已酉爲已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于考據宋之大儒博文該識者多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皇王太紀曰史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夫言行且不得其眞者居多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

月舉前後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足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古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巳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吾齒牙可也○孔聖生年月日考異春秋公羊傳魯襄公二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庚子生按皇極經世書巳酉歲周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有一年也傳之註曰時歲在巳卯誤也春秋書冬十月庚辰朔食有食之則庚子在十月二十一日而十月無庚子傳亦誤也春秋穀梁傳魯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辰朔庚子孔子生按傳以爲十月是也史記世家魯襄二十二年而孔子生按史記書孔子生年則左氏傳之註所據史記因左氏所書而未之考也史記索隱曰春秋公羊傳襄公二

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以爲二十二年葢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按索隱之說謂公羊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爲庚戌歲首故誤以爲十一月此爲得之葢十月有庚子而十一月無庚子此公羊之誤也當以穀梁傳十月庚子爲正葢庚子在十月二十一日耳闕里譜系洪氏之說非公羊取穀梁譏索隱似是矣然謂春秋用周正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此洪氏之誤也又曰太史公

讀公羊誤以十一月爲建子之月於周爲明年
歲首此亦洪氏之誤也按春秋魯史之舊名孔
子因魯史以修春秋隱公元年不書曰冬十有
一月而曰春王正月者使孔子爲政於天下則
必行夏之時故先書春以表四時之首又書王
以見時王實以建寅爲正月而不以建子爲正
月也其書王二月者建卯之月王以爲二月而
不以爲四月其書王三月者建辰之月王以爲
三月而不以爲五月以見春秋但行夏時而非

改正朔也然則孔子生爲冬十月建亥之月明矣司馬遷博極羣書而生孔子之時爲甚近其書年月必不誤也東家雜記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傳所述曰周王二十一年己酉歲即魯襄公二十二年也當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按雜記所書生年月日與穀梁傳合是爲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疑然以生年爲己酉歲則是周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也若以爲周王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則是庚戌

歲矣○按孔子生年月日說者紛紛孔庭纂要
謂在周靈王庚戌歲先聖人生齊書臧榮緒以
宣尼庚子生日陳五經而拜之則是孔子之生
歲在庚戌日在庚子其說由來久矣而公羊氏
穀梁氏則年同而月異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與五行書年與公穀異而月日亦不同孔子家
譜及祖庭廣記俱謂在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
二十七日爲庚子說者謂以夏正論當爲八
月二十七日賈逵服虔孔若古俱主公穀洪典

祖耑主穀梁又云即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則與七十三歲不合杜預胡舜陟孔宗翰俱主司馬遷司馬貞索隱又主公穀以證史記馮去疾又主司馬貞以調停諸說羅長源路史皆棄不取獨主孔子家譜及祖庭廣記而宋濂則確主公穀陳眉公綱鑑紀要祖左氏公穀去孔子遠史遷又去公穀遠左氏則孔子時人家譜祖庭祖之左氏則長源之說可據要與七十三歲合則二十二年之庚戌不可易要與二十七日庚子

合則庚戌年之十月卽夏八月無可易聖造當
是庚戌乙酉庚子甲申
孔子本子姓殷成湯之裔宋微仲之後也初周
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武庚與
管叔蔡叔藿叔叛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
子爲殷後國於宋賓而不臣其弟曰仲思名衍
一名泄微子嫡子早亡舍其孫腯而立弟衍微
子卒衍繼微子爲宋君號曰微仲生宋公稽稽
生丁公申申生愍公共及襄公熙共生弗父何

及厲公方祀何當有宋而讓弟厲公乃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嘉爲宋司馬遭太宰華督之禍其子木金父避難奔魯始爲魯人以父字爲姓始姓孔氏所以隱系其世志不忘也歷祁父防叔伯夏叔梁紇凡五世而生孔子〇魯姬姓之國少皞之墟星分奎婁之野卽今兗州府東平等州縣府東曲阜縣卽古魯城邑有土阜而曲故名又云本古奄侯故國孟子所謂周公伐奄卽此

成王以封周公元子伯禽釋名國多山木民性樸魯故名曰魯實封百里並附庸七百里外城凡十二門東左曰始明外魯舊縣在焉中曰建春右曰鹿門南左曰章門外逵泉在焉中曰稷門外兩觀在焉右曰雩門沂河南舞雩在焉西左曰歸德內先聖孔子舊宅在焉世傳四方諸侯慕先聖之德而至者多入此門故名余謂門魯門也孔子魯司寇也以臣事名君門疑無此理其或後世之君藉子以名與中曰吏門右曰

麥門北左曰龍門中曰圭門孔林通焉右曰齊門內曲阜在焉外朱瀆在焉齊南魯北汶水之境通焉今俱廢○昌平鄉今名魯源村有東魯源西魯源在曲阜東南六十里昌平山下東去尼山五里漢時建有昌平亭亭下立市今廢○干寶搜神記孔子生於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下按正義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卽空竇地今誤讀爲孔竇竇中無水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從石門出祭訖

泉枯搜神記指爲孔子生地其或即孔竇之誤與其言旣誕其地亦不可考○郰檀弓作陬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魯下邑也

郰大夫名紇字叔梁以勇力聞諸侯娶魯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不任繼嗣乃求婚於顏氏

按聖父諱韻書收之六月領以齕核麧等字李笠翁截之没韻領以齕字然查齕字則呼没切麧字則呼白切核字則一洪骨切一寒得切以

月韻論則紇當從呼白切或寒得切讀音近黑
以沒韻論則紇當從呼沒切或洪骨切讀音近
忽九經字樣云說文作紇隸省作紇今或呼黑
或呼忽亦紛紛不一○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
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孟氏之臣秦堇
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
發陬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孟皮孔子

兄字伯皮一作伯尼○顏氏所居名魯親里今
不可考
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鄹大夫父祖爲卿士然乃
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
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
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
汝能矣遂以妻之
聖王謂成湯也從父所制言聽父裁制不必問
三子也徵在聖母名後孔子於母名言徵不言

在言在不言徵葢二名不偏諱也能謂勝任顏氏禱于尼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反懷十一月而生以上見祖庭廣記

按春秋孔演圖聖母遊於大冢之陂夢黑帝使請己帝謂汝乳必於空桑覺則若感○又按家語廣記求婚於顏氏禱於尼山其文甚明而史記稱其野合何哉按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

十九陰道絶婚姻過此者皆爲野合○湯霍林評選史記註云叔梁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爲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葢謂叔梁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也○按野合之說索隱謂老少不同時故云野合此說非也葢必是時叔梁與顏氏禱尼邱假宿於外而適受胎故下文有禱於尼邱得孔子之句正以申明上句云爾此說爲是○尼山東三里許有

顔母山者與尼山相對中通沂水下爲文德林
上有祠堂遺址魏地形志云魯縣有顔母祠即
此也祠前有井曰顔母井春秋祭尼山日輒祭
其井或即其所居地與昌平東去尼山五里聖
父居之顔母山西去尼山三里聖母居之而尼
山適爲毓聖之所三山一𨸏相連也正義謂聖
父此時婚過六十四矣恐不即能生男故禱焉
尼邱即尼山在曲阜東南六十里昌平東北五
里與顔母山接山𨸏皆自泰山來其外衆山環

拱山有五峯中最高逈出霄漢卽尼邱也懷十
一月逾常期也
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晶之子繼衰周
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懷妊
十一月而生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見孔庭纂要
魯哀公十四年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
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據正義闕里在魯
泗水縣南五十里尼山在焉南去昌平山十里
昌平鄉在焉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

也在魯城中孔子生於昌平長遷曲阜魯城有孔子故宅杏壇在焉有手植檜樹及子路捻捻音聶下石遺蹟俱在聖廟括地志亦云魯城西南有闕里中有孔子廟宅又有云魯縣有二石闕謂之闕里又闕里辨云石闕之說非也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弟子尊其講道之庭曰闕里有如稱帝闕者然余按孔子未生即有闕里之名後世以聖人發跡在此故所在皆以闕里名之始教闕里其或泗南之闕里吐玉書之事

則疑近尼山者爲近似又從征記闕里背洙面
泗在鄒城西界正義鄒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
闕里卽在泗水縣南五十里據此則闕里殆鄒
西界孔子之里門也晶精也山海經謂之水玉
蓋得天地之精英而瑩潔者言非繁氣所生也
又湯以水德王或取水之精意素王者有王者
之功德而無其位也紱巾帨之屬再宿曰信
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
樂隱隱自空中下其音流衍和樂非人世絲竹可

有聞者莫不驚異駭矚見名山藏

拾遺記云夜有二倉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以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世俗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

○唐記云五老者五星之精也余疑即尼山五峯之靈耳五峯形具五行中峯頂圩即土星也土五行之主中和之氣故聖人生而頂圩然則

二龍繞室者其卽太陽太陰之氣相爲絪緼者

乎○呂氏天有九野皞陽炎朱成幽玄變鈞鈞

中央天也陶人模下圓轉者爲鈞天體圓轉不

息化生萬物故謂天爲鴻鈞是鈞天樂者帝天

之仙樂也

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見史記孔子世家

圩謂四圍高中央平也司馬貞註曰圩頂言頂

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

中低而四旁高也

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三年辛亥二歲

子在魯見闕里志年譜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迎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

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出季氏家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

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巳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

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

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後孔子追其事而論之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又曰知之難也又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兹在兹順事恕施也見左傳論語

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壬子三歲

聖父郰大夫叔梁紇卒葬魯東防山見闕里志年譜叔梁

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見史記孔子世家

祖庭按防山在魯城東二十五里括地云二十里周圍八里高二里峯如筆琳直山之北三里餘乃齊國公墓封崇四尺南負防山北臨泗水今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祭亭凡二十餘間謂之啟聖林每歲時子孫饗祭焉愚按防山祖庭疑即孔氏先塋非即啟聖林也則孔子不知父墓之誣抑又不辯自明矣

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五年癸丑四歲

子在魯見闕里志年譜聖父喪小祥見楊方晃年譜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於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聽命近於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見左傳論語

杜註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寡婦曰嫠林註驟數也說文云掫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按此亦追論其事

鄭子産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
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
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
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
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

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見左傳

杜註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故曰三恪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

而代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播蕩流移失所
圻方千里同方百里衰差降林註謂次國七十
里小國五十里仲尼曰孔子追論其事○闕里
志年譜載是年弟子秦商生考家語弟子解商
少孔子四歲應在次生

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二十六年甲寅五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聖父喪大祥見楊方晃年譜

喪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祭名去凶就吉
之義也古者祥必卜日今即祭其忌辰

是年弟子秦商生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攻偪陽俱以力聞見弟子解曝書亭集云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畧及闕里廣志皆云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堇父逼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

郰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乙卯六歲

子在魯爲兒嬉戲嘗陳俎豆習禮容羣兒效之相與揖讓名聞列國見史記孔子世家

俎以容牲立於地豆盛黍稷陳於几豆制如籩登木曰豆竹曰籩瓦曰登然古祖登豆姬奠母豆又皆以銅孔子父爲大夫俎豆固其所有禮容進退升降之節陳之習之固有所見而然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
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
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
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
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
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見左傳

春秋釋義云介相也折俎解體節折升之於俎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故置折俎舉謂記錄之時趙武叔向皆賢大夫以弭兵爲事故會時文辭多美後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而傳述其意以爲此享多文辭○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顏路生考家語弟子解顏路少孔子六歲當在次年生

周靈王二十七年 魯襄公二十八年 丙辰七歲

子在魯入小學師事項槖 見歷聘紀年

古者八歲入小學又曰十年出就外傅學幼儀大抵亦約畧言之耳在昔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東陽許氏謂閭巷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鄰皆有學但閭里之學爲小學餘皆大學蔡虛齋則謂王宮國都皆有小學閭巷則惟有小學無大學此學之地也小學之師則鄉之宿老與大夫之致仕者其教則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詩書之誦勺象之舞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易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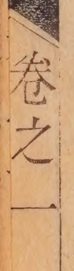
朱子曰小學是做人的樣子已自是聖賢坏璞了今之教子弟者都置小學不講到大都無根基如何當得大學試看聖人也要從這裡過所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盧陽司訓孔肖謙繫此按姓譜云項橐魯人七歲爲孔子師恐未必然其或孔子七歲師之爲近似也然董仲舒謂橐不學而知又新序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又國策甘羅云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又圖經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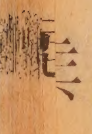
神由衆說觀之則天之生才又似有不可知者

是年弟子顏由曾點生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見弟子解顏路魯人名繇字季路論語朱註名無繇郳國之後也其祖有夷甫伯顏者有功於周齊威王命爲小郳子爲魯附庸本姓曹子孫因以其字爲顏姓世世仕魯爲卿大夫傳十七世至繇而師孔子娶齊姜氏生子回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見備考





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見弟子解

曾晳侍坐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見論語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

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見孟子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見檀弓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周靈王崩景王立

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丁巳八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

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
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
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
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
氏葬我後孔子論魯事而警之曰政逮於大夫四
世矣葢云自武子始也見左傳論語
林註郟敖康王子熊麇也圍康王子杜註言楚
君弱令尹强物不兩盛公冶季氏屬大夫璽印
也說文作王者印也杜註言季氏欲得卞而欺

我言叛益疏我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林註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則公冶言季氏政事如前日若不見季武子則終不肯復言季氏政事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死不受季氏之葬

○按是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說者以成王賜魯故周樂盡在魯也見舞韶箾已歎觀止而孔子後復適周訪樂在齊聞韶豈二十餘年間樂已廢墜不存耶且工歌先十五國次雅次頌篇章井井而孔子又云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是聖人八歲時六代宮懸尚然無恙也

是年弟子冉耕生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見弟子解）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德行冉伯牛（見論語）冉伯牛則具體而微（見孟子）曝書亭集云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夫伯牛之年歲二志稱之恐非無據（冉子墓在兗州府東平州北十五里自汶上縣西門外遷此）

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戊午九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

大以待其所歸旣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旣
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
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産是以惡其爲人
也使次己位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
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
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産奔晉子皮止之而逐
豐卷豐卷奔晉子産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
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吾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見左傳論語

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仲由生考家語弟子解由少孔子九歲當在次年生

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己未十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

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見左傳

春秋釋義註仲尼以二十二年生至是方十歲
葢長而後聞之餘俱可以類推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

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
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
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
之以應對賔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
禮也後孔子追其事而稱之曰爲命裨諶草創之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見左傳
論語

是年弟子仲由生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魯之卞人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見弟子解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見中庸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

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
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
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顏淵季路侍子
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路曰子行三軍
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曰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政事季路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由也喭○子
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
行之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侍坐子曰
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子路率爾而對曰
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

不讓是故哂之○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子路無宿諾○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請益曰無倦○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
偲偲兄弟怡怡○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
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
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
可以爲成人矣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

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
固矣未詳是否○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
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路問事君子曰
勿欺也而犯之○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路問君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
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修
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子曰由也女聞
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

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以上見論語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以上見孟子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

其善也〇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〇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手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〇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見檀弓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〇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

以陳氏爲斧斤既斵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曾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我受命矣子使告我弟見左傳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

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者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言無恥惡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

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
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
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
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
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殁之後
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
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
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
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曾有

儉嗇者瓦鬲煑食瓦釜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器也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以上見致思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

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〇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蓁㽔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以上見好生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見三恕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而為下國駿厖荷天子之寵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見弟子行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怨讎並

存於國隣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孔子間處喟然而歎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

士曰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見賢君）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見六本）子路問於孔子

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慎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爲無孝名乎見困誓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

日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見辨樂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

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見屈節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鮐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

詳見曲禮　子貢問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戶乃祖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曰是禮

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事見曲禮子夏問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見在厄

顏讐由善視親子路義之後讐由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

謂孔子曰受金以贖其私點義乎子曰善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故二三子欲由也成其義非汝所知也見記義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見通書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見正蒙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見遺書闕里志載

是年魯襄公薨昭公立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一終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

婁東嘉定李　灼松亭
新安古歙黃　晟曉峰　仝輯
男李　肯堂德紹
思堡守臣仝校
男黃爲葵筠圃

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庚申十一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至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鄆讙龜

陰田傳見左

杜註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已姓子爵鄆魯之西邑而莒之别邑在今青州府南之莒州西北七十里沂水縣魯文公帥師城之既而歸莒季武復取之其後爲齊所奪昭公出奔居此○杜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漆雕開生考家語弟子解開少孔子十一歲當

在次年生

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辛酉十二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後孔子繫易辭修春秋蓋本諸此見左傳

晉姬姓周成王削桐葉為珪封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是為有晉之始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宣子晉卿名起來聘在晉平公十八年大史

官名杜預曰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

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見弟子解孔子嘗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

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
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
兆孺子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
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
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
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見好
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見論
語古有漆沈爲會相或云卽漆雕開見通志按漆
雕開家語好生篇作漆雕憑先聖大訓亦作漆

雕憑

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壬戌十三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旣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

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
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
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見左傳後孔子適齊
齊景公問政孔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蓋謂
此朱註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
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
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
氏弒君篡國之禍見論語註

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癸亥十四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

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甲子十五歲

子在魯入大學見歷聘紀年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見論語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

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竪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竪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

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見左傳

杜註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時獻公而已

告於殯告叔孫之柩林註不以壽終爲鮮西門

非魯朝正門吾子謂季孫爲魯國之政未改典

禮而又遷易其法不敢自從也魯城內有大庭
氏之虛于其上作庫杜註披析也塞闕齊魯界
上關寧風齊地〇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弟子閔
損生考古本家語弟子解損少孔子十五歲當
在次年生

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乙丑十六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

是年弟子閔損生

閔損字子騫魯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見弟子解少孔子十五歲闕里志年譜作十五歲生疑誤○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德行閔子騫○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侍側誾誾如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上見論語閔子善言德

行○閔子則具體而微以上見孟子　閔子騫爲費宰
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
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
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
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
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
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
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
應勒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

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衆而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

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
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
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
忠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
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
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
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
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
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

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焉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己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

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乂此御政之
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
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
亂亂則飭冡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
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
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
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祿功勞而失
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
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

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政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

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
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
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見執轡 愚按家語與論語其說互異當以論語爲
是○閔子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
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令
損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
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
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損始見於夫

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旗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任斷也）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旗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見闕里志）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切切

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見六本）子晝息于室鼓琴閔子聞之告曾子曰嚮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音幽則利欲所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也子何所感而若是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子曰然吾有之向見猫取鼠欲其得之故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子曰可與聽音矣（見記義）按記義所載雖屬

寓言亦見感通之微妙

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丙寅十七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大宰薳啟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辭曰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

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

嬰齊受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

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

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
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
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
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
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
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
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
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
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

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玆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

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
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
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見左傳
杜註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林
註嬰齊楚令尹子重也成成公二年魯使公衡爲
質於楚以請盟故言照臨楚國杜註蕤魯朝皇
暇也祖祭道神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爲已病
講習也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三命上卿也

言位高益共○按釋義註孟僖子卒在二十四年傳欲終言其事故錄於此非僖子此時即使二子受學於孔子也乃闕里志年譜載是年孟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焉疑誤查左傳僖子此時尚未有子則非此時往學明矣即將死之屬亦非師事之年史記繫之於二十歲時疑亦有誤

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丁卯十八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是時聖躬已成長九尺六寸人咸

稱爲長人而異之見史記孔子世家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見祖庭廣記

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倛楊倞註曰倛方相也其首蒙茸故曰蒙倛圖象誌曰鄉黨寫當年之照祖庭傳㘉同殁世之神不然何以使冕藻之君肅低回於宮墻𦢊音居𢓜之亂嚴存著於笑語展卷之儒見遺容於想像也按祖庭所記形體之闗於人亦大矣曹交之說惡可盡非然而有若似聖人陽虎亦似聖人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則孟子所謂奚有於是也

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戊辰十九歲

子在魯娶於宋亓官氏見歷聘紀年

魯有安樂里聖配亓官氏之所居也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叔節以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中繇發立有石記今云娶於宋豈當時本在宋其後遷於魯耶然而不可考矣○亓與丌同渠宜切音其或云音堅復除也繇音遙役也發遣也復者除免之不與邑人同共役也

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已巳二十歲

子仕魯爲委吏料量平見歷聘紀年孔子嘗爲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見孟子孔子貧且賤嘗爲季氏史

料量平見史記孔子世家

委吏主委積之吏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註謂禾穀之類又委人掌斂野之薪芻材木多曰委少曰積料度也平均也量所以度多少之器家語黃帝設五量曰權衡曰升斛曰尺丈曰里步曰十百漢制五量則龠合升斗斛也他如論語之庾秉晏子之豆區釜鍾皆謂之量或以金木角瓦及竹爲之以其器言則音亮以

用其器言則音良茲則言其器也會計皆算也
　會總數計散數錢穀積算明白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
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禘自旣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
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以上見論語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禮

明堂位伯禽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
也周公爲魯始祖故稱太廟周以文武爲不毀
之廟因有文世室武世室魯以伯禽比文武公
比武故亦有文武世室蓋七廟之制矣諸廟俱
在都宮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廟制如天子明堂之制庫門如天子皐門
雉門如天子應門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
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制也據
此則廟制已自非常而況其中車旗如鸞鈎大

路太白太赤之類服飾如卷冕副禕山火龍黻
之類禮器如山罍犧象鷄彝黃目龍勺蒲勺四
璉六瑚之類舞器如朱干玉戚樂如龍簨璧翣
大琴小琴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東
夷之昧南蠻之任之類重寶如崇鼎貫鼎大璜
封父龜越棘大弓之類凡諸代之服之器之官
其爲曾當用與否又多有揺目惑心聞所未聞
見所未見之處聖人禮教之宗夫亦烏得而不
詳究之哉〇天子祭圓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

禘祫則大祖東向毀廟羣廟之主昭北穆南合食於大廟此禮三年一舉禘則始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始祖配之不兼毀羣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禮五年一舉惟天子得以行之據春秋魯郊禘自閔僖始禮明堂位及魯頌閟宮詩皆僖公時事史記平王東遷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則其爲魯後人僭用而非成王之賜明矣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王

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
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以降神乃啐之奠之
以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
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
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
也自後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以至九獻王
酌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樂奏亦異此大禘
之禮也○按子入大廟三章孔肖謙俱繫下庚
午歲余謂孔子初爲委吏有供粢盛之職故雖

始仕亦得入而助祭於大廟因敬起問及見旣灌而魯君臣懈怠遂發不欲觀之嘆或人聞之意子必深知禘者問而不告以禘非可以輕語而又魯之所當諱者若至次年則亦不必問矣故繫於此○按歷聘紀年載是年爲乘田及委吏考家語年譜爲乘田在二十一歲時紀年誤也

是年聖子鯉生

鯉字伯魚少孔子一十九歲魚之生也魯昭公

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見本姓解伯魚學既通哀公以幣召之稱疾不行見楊方晃年譜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以上見論語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

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効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見致思

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庚午二十一歲

子仕魯爲司職吏畜蕃息見史記孔子世家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見孟子

按二職史記綱目繫此二年孔子有母爲貧而仕故於二職皆暫處之不以爲賤且取易稱也

○司職周禮牛人供其享牛求牛以受職人而芻牧之鄭註職作樴蓋繫養犧牲之杙也乘田主苑囿郎司職吏茁壯肥健貌長生息繁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修好禮也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

於清邱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

簉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

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見左傳

杜註泉邱魯邑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簉副倅

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

泉邱人女令副助之字養也似雙生○按孟懿

子南宮敬叔昭十一年始生則闕里志年譜及

史記之誤不待辯而自明矣又考家語史記弟

子止有南容而無懿子論語朱註亦云孟懿子

曾大夫則非弟子可知而其往學師事卽在僖子病革之年或在病革之後俱未可知何必載於二十四年病革之時歷聘紀年載是年聖母顏夫人卒考年譜聖母卒在孔子二十四歲時爲是

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辛未二十二歲

子在魯見歷聘紀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

豹舃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巳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見左傳

杜註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林註秦復陶秦所
遺羽衣也杜註子革鄭丹夕莫見林註路車也
以柴爲車杜註鉞斧也柲柄也林註三墳伏羲
神農黃帝之書也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
舜之書八卦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
是年弟子南宮适生
南宮适名縚又名适魯人字子容孟僖子之子
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
宮敬叔云南宮以智自持世清不廢世濁不汙

之閒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烏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爲誹訾豈不悲哉君子曰敬叔至是其不以富得罪矣見呂覽長利篇鍾伯敬據讀史訂疑南宮适之爲敬叔可疑意以适與敬叔爲兩人也然世代已遥是一是二後學亦未敢輕爲疑信也○按南宮适論語朱註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陳明卿遒典脩考又曰南宮敬叔云則一人無疑然當在庚午之下今載於

辛未者以僖子夏宿於薳氏故也○曝書亭集云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註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灼按索隱之註因史記未嘗明言故特註之若已云何必多贅可無疑也又云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

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灼按天下人之名字前後更易一人而四名者亦或有之而說與闕音同互異未可知亦無可疑也又云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宫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巳娶於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可疑三也灼按孔子黃帝之裔成湯之後叔梁紇爲大夫何云族姓頗微遣從之時必尙未娶而孔子以兄子妻之乃云定巳娶於强家此世俗之鄙見何得以此疑聖賢乎

又云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 灼按南宮适謚敬叔載於史記索隱見於論語集註檀弓鄭康成註左傳杜預註其爲一人無疑矣而必以載寶爲嫌豈不聞古人出疆必載贄乎湜臆說而妄議古人不足取也又云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

註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之子然則适也括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子門弟子傳畧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爲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物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顔師古註于南容

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

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灼按适括說

閱音同或傳誤是爲一人夏說不可從至南宮

邊子另有一人未可知也曝書亭集舍史記檀

弓左傳論語諸註而取明末夏洪基之論亦可

謂好奇立異而不歸于正者矣

周景王十六年 魯昭公十三年 壬申二十三歲

子在魯始教闕里弟子顏路曾點琴張皆受學焉

見歷聘紀年

按顏路曾點已載孔子七歲後○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見弟子解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見論語琴牢與子桑戶孟子反三人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見莊子大宗師

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

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

以君命賜之其巳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
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
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茍有信諸侯不貳何
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
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
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巳在此矣今君弗
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
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
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

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

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於晋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晋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晋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

杞鄫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於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

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旣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

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見左傳
杜註幄幕軍旅之帳林註四合象宮室曰幄在
上曰幕杜註業貢賦之業建而不旆建立旌旆
不曳其旆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不共魯
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林註儐仆也以瘠
牛仆於小豚之上牛不畏豚之不死杜註除地
爲壇盟會處承貢賦之次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藝法制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司鐸
射魯大夫林註氷箭筩可以取飲藝極貢賦之

事使有定制

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癸酉二十四歲

子在魯聖母顏夫人卒合葬於防山見歷聘紀年孔子

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

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

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

聞之古不修墓見檀弓

按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

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註云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知父墓且母死殯於路衢皆非理也必記者之誤况年譜紀年明說合葬於防山而史記家語俱云孔子少孤而聖母又以少寡爲嫌未及送葬故孔子不知父墓至是殯於五父之衢荒謬不可盡信而鄭註因之益以兹後世之惑不可不辯即云聖母不及送葬不能告以父墓而葬於防則斷無不知也且孔

子九姊一兄豈無一存而知防墓者曼母何人反能知之而能告之耶是殯母於五父之衢必不然矣至於墓崩之說聖人既知古不修墓即雨將至未有不致謹於始封築完固而後歸者豈有委之門人而先歸者門人豈知過聖人預知墓之必崩而故後之耶其說亦難盡信○按殯字說文謂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也禮三日而殯周人殯於西堦喪大記無殯於外之理葢由堂而堦由堦而庭而墓皆自近就遠以義

斷恩也殷殯則在兩楹之間道九達曰衢适地
志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左
傳杜註在魯國東南○愼引也喪車索也故見
其引者即知其殯也曼父音萬甫史記作輓父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
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

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寛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寛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見左傳

林註久而無成久訟而獄不决杜註施行罪也
林註掠取也昏亂也已有惡而取人之美謂之
昏亂墨不潔之稱貪欲而敗其官守謂之汙墨
專輙殺人無所忌畏謂之賊害杜註末薄也減
輕也

至聖編年世紀卷之二終



